



Father and Son
A Hunter's Sketches

父与子 猎人笔记

(俄罗斯)屠格涅夫◎著 黎雪◎译

(俄罗斯)屠格涅夫◎著 时娜◎译



(全译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父与子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著

黎 雪 译

猎人笔记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著

时 娜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与子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黎雪译. 猎人笔记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时娜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500-1364-3

I. ①父… ②猎… II. ①屠… ②黎… ③时…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②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9108 号

FUYUZI + LIERENBIJI

父与子 + 猎人笔记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著 黎雪 译 时娜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总策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云
美术编辑 松雪
制作 王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37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669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1364-3
定价 49.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19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是十九世纪中期洞察力敏锐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他生于贵族之家，曾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读书，大学期间参加过进步的学生小组活动，思想倾向于民主。后去柏林留学，并游历欧洲一些国家。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是《猎人日记》，主要成就在于长篇小说，包括《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处女地》、《烟》等，塑造了“多余人”和“新人”形象，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一八八三年九月三日，屠格涅夫在巴黎病逝，遗体安葬在彼得堡。

《父与子》创作于一八六〇—一八六一年俄国颁布农奴制改革法令前后，作品揭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主人公巴扎罗夫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坚毅务实，沉着自信，但他与周围环境总是格格不入。他蔑视贵族，同情下层人民。他否定艺术、诗歌和感情，然而他却深深爱上了地主太太奥金佐娃。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最终还是向她表白了心迹。遭到拒绝后他悲观、怀疑，最终抱憾死去。

二〇一五年三月

纪 念

维萨里昂·格利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

目 录

一	1
二	4
三	6
四	12
五	16
六	22
七	26
八	31
九	37
十	41
十一	52
十二	55
十三	60
十四	66
十五	71
十六	75
十七	84
十八	95
十九	100
二十	107
二十一	117

二十二 133

二十三 138

二十四 145

二十五 162

二十六 172

二十七 180

二十八 196

目 录

霍里与卡利内奇	205
叶尔莫莱和磨坊老板娘	218
莓泉	229
城里的医生	239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249
单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257
利戈夫村	275
别任草地	287
风光旖旎的梅洽河边的卡西扬	308
管家	327
阿纳尼耶夫庄园办事处	342
护林员	363
两个地主	372
列别江	382
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及其侄儿	396
死亡	409
擅长唱歌的人	422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叶夫其人	439
秘密的约会	455
希格雷县城的哈姆莱特	464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尤斯金	492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 513

凋零的夏娃 548

车轱辘响 561

草地与森林 575

“彼得，你看到了吗？”一个绅士模样的人问道，他看上去只有四十岁左右，但却没有什么头发了，外衣上全是灰扑扑的，方格子花纹的裤子却很显眼。这天是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刚从一条公路旁的客店^①出来，停在台阶上。那个被唤为彼得的小伙子是他的听差，眼睛小而无神，但脸却是胖乎乎的，而且下巴上有一些柔柔的浅白色的毛。

彼得打扮得很时髦，耳上戴着一只蓝宝石的耳环，头发擦了油，但看起来颜色不均匀，他的举止很文雅，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追求时尚的青年。他敷衍地向路上看了看，便说：“老爷，看不到，什么也看不到。”

“看不到吗？”绅士又问了一声。

“看不到。”听差答道。

绅士老爷失望地叹了口气，坐到一个小板凳上。他弯腿坐着沉思，时不时向四周瞧一瞧。趁这个间隙，还是给读者介绍一下他吧！

他名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在离这个客店大约十五里^②处，就是他的产业——供两百个农奴劳作的肥沃田地。这两千亩地，据他说已分给了农民，改名为农庄了。他的父亲是个大老粗，识字不多，但人却不坏；他行伍出身，从旅长做到师长，后又升为将军，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役^③，后来常常驻在外省，他的军衔使他处处声名显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和他的哥哥巴威尔（他的情况以后

① 客店：可供停放马车的小客店。

② 里：指俄里。1 俄里 = 1.06 公里。

③ 一八一二年战役：指拿破仑入侵俄国后，全俄的保卫战。

再谈)都出生在俄国的南部。在十四岁以前,他在家里读书,家庭教师毫无学识,其他他可能接触到的人不是只会巴结奉承的副官,便是一点儿也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连队军官。他母亲阿嘉忒^①,原是柯利雅津家的小姐,嫁给将军后便改名阿嘉浮克列亚·库慈敏尼西娜·基尔沙诺娃。因为丈夫的缘故,她也是派头十足,俨然将军夫人模样。在衣着上,她十分讲究,无论是帽子还是裙子都是能显出身份的,到教堂做弥撒,抢先到十字架前^②的也总是她;她声音洪亮,总是侃个不停;对孩子们,她要求他们每天早晨都要来亲吻她的手,向她致意,而到了临睡前,她也会按时给他们祝福——总之,她的生活是很惬意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胆小怕事,并且还得了个“胆小鬼”的名声,但是,因为父亲是个将军,当儿子的自然也得入伍当兵,哥哥巴威尔就是他的榜样;谁知就在他得到任命那天,腿居然严重受伤,躺了两个月后,他还是成了一个“瘸子”,而且再也无法治愈了。失望的父亲只好对他另作打算,让他当了一名文官。十八岁那年,把他送进彼得堡大学。他哥哥也刚好在近卫团升为军官。于是弟兄俩在父亲的帮助下合租了一套房子,一个名叫伊里亚·柯利雅津的高级官员受委托照顾他们,说起来他还是他们的表舅呢!安排妥当后,父亲就回部队与妻子团聚去了。时常也会来封信,无论信纸还是字迹都是很气派的。在信的末尾还不忘署上“彼得·基尔沙诺夫,陆军少将”,四周装饰了一些花纹,虽然弯弯曲曲的,但看起来还是花了不少心思。一八三五年尼古拉从大学毕业,获得了学位,而将军父亲却被免职了,据说是因为阅兵成绩不好,夫妇俩便一同来到彼得堡。他们住在塔夫利奇花园^③附近,将军本人参加了英国俱乐部^④。谁知好日子没多久,便中了风,一命归西了。将军夫人无法适应彼得堡枯燥无味的日子,又一直对将军的被撤职耿耿于怀,郁郁寡欢,不

① 法文音译,意为玛瑙。

② 旧俄习俗中,做完弥撒,每人都要去吻十字架。

③ 塔夫利奇花园:附属彼得堡塔夫利奇宫的住宅区,其宫是叶卡捷琳娜为宠臣波将金修建的。花园的一部分在夏天开放,供人游览。

④ 英国俱乐部:其会员都是富有的贵族和官僚。

久也撒手而去。在父母去世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爱上了原来房东的女儿玛莎。房东是个小官，地位悬殊的家庭使他们的恋爱并不顺利。女孩长得很漂亮，也有起码的修养，喜欢读严肃的文章，所以报纸上的科技版是她最爱看的。父母丧期几个月后，他便娶她为妻，为了同玛莎同享甜蜜的婚后生活，他辞去了在皇家属地管理部门的高级职位。开始他们住在林业学院邻近的一间别墅里，后来搬到城里的一间楼房里，虽然小，但有干净的楼梯，客厅通风，空气也很好。后来他们又迁到乡下定居下来，不久，儿子阿尔卡季便出生了。他们的生活既安稳又快乐，从来不曾分开过；看书在一块儿，弹琴也是如此，唱起歌来总是男女二重唱。当然，他们也各有分工，她养花，饲养小鸡，他则料理庄稼的事情，偶尔还打打猎。在这种幸福而温馨的家庭环境中，阿尔卡季渐渐长大，一晃便是十年。一八四七年，他的妻子去世了。基尔沙诺夫简直承受不住这个打击，不出几周，头发便愁白了。为了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他打算到国外散散心。可正值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①，他出不去，只好又回到乡下，以后有好久，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过着与世无争、慵懒的生活；不知何时，他突然关心起田地改革的事，便着手在自己的农庄上实践起来。一八五五年，他陪着儿子上大学，一住就是三年，除了与儿子的一些朋友交往，他很少出门参加其他的社交活动。第四年冬天，由于有事不能在彼得堡伴读，以至在儿子毕业的这天，即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等候在路边，焦急地盼望着，虽然他的头发白了，背也有些驼，但身体却还行。

不知是出于礼节，还是不愿在主人面前晃来晃去，听差就到大门口独自抽起烟斗来。尼古拉低着头，看见台阶上有一只鸡，正昂首阔步地走来，栏杆上则趴着一只脏猫，看起来很沮丧的样子。太阳有些灼人，一股热乎乎的黑麦面包的香味从客店的黑暗过道中传出来。他想自己的儿子，有些入了迷。“啊，我的儿子——大学毕业生……阿

^① 一八四八年革命：革命浪潮席卷欧洲主要国家，尼古拉一世害怕法国革命的影响，禁止人们出国。

尔卡沙^①……”这些字眼翻来覆去地在他脑中萦绕着，挥之不去，想去想点儿其他事都不可能。想起早逝的妻子，“她要活着该多好啊！”他自言自语。一只深色的鸽子停在路中间，一会儿便匆匆向一个水洼走去。他正呆呆地看着，突然隐约听到了车轮声。

“老爷，准是少爷来了。”听差跑过来说。

尼古拉腾的一下站起来，往公路前方望去。是的，渐渐地他看见了三匹马拉的敞篷车、车里大学生帽的帽檐，接着便是那熟悉的期待已久的面容。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基尔沙诺夫叫着迎上前去，不一会儿，俩人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儿子已取得大学学位，脸上满是尘土，因为日晒的缘故，显得很黑，但当父亲的还是忘情地亲吻着。

一

“噢，爸爸，先让我拍一下尘土吧，”阿尔卡季兴奋地说。他的声音因旅途劳累而有些嘶哑，然而却不乏年轻人的朝气。

“没有什么，”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笑着说，他慈爱地伸手轻轻拍去儿子制服上的灰尘，随手也在自己身上掸了一下。“我要好好看看你，我的孩子。”他往后退了一步，仔细地瞧了瞧，随即向马车店那边叫道：

“快把马牵来，快点儿，牵到这儿来，快！”尼古拉激动得有些手足无措。

“爸爸，让我给你介绍我的好友巴扎罗夫，在信中我常提到的那个。他答应来我们家做客，我真高兴。”阿尔卡季说。

① 阿尔卡沙：阿尔卡季的昵称。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忙回过头去，看见马车上下来一个高个的年轻人，穿着宽大的长袍，带着穗子。他伸出手去，客人有点儿犹疑，他没戴手套，手很红，但他仍热情地握住了它说：“大驾光临，深感荣幸，我能够——请教您的尊姓大名吗？”

“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①，先生。”巴扎罗夫一边翻衣领，一边慢条斯理地答道，尼古拉这时可以看清他的面容了。脸瘦而长，额头很宽，鼻子上平下尖，绿色的大眼睛，颌下及两鬓的胡子是淡棕色的，他微笑着，显得自信而聪明。

“亲爱的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我希望您在我们家能过得愉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

巴扎罗夫的嘴唇动了一下，但却没有说什么，只是抬了抬帽子，算作回礼。尼古拉看到他有一头浓密的深黄色头发，但却盖不住突出的额头。

“那么，阿尔卡季，你看是现在就套马车，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问道。

“套车吧，爸爸，还是回去休息好！”

“那行，那行，我们可以尽快，”父亲赶紧说，“听到没有，彼得，快去安排吧，伙计。”

听差并没上前吻少爷的手，只是远远地躬了躬身，便出了大门。看来是受了新的教育的。

“我有轻便马车，但还是给你们准备了三匹马，以便拉四轮马车，”尼古拉说得详细而清楚，而阿尔卡季正在喝客店女主人提来的水，巴扎罗夫则在一边点他的雪茄烟斗，一边朝车夫走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着说：“但是，我的马车只能坐两个人，让你的朋友坐哪儿好呢？”

“他可以坐四轮马车，”阿尔卡季回答，“你不用太客气，他很随和，为人朴实，以后你会知道的。”

^① 叶夫盖尼是名字，瓦西里耶夫或瓦西里伊奇是父名，即“瓦西里的儿子”。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车夫将马牵了过来。

“喂，大胡子，换一个方向！”巴扎罗夫对四轮马车的车夫喊道。

“米丘哈，叫你呢！”另一个车夫说道，他站在一边，双手插在羊皮袄的口袋里，“老爷说得不错，你真是个大胡子。”

米丘哈挥了挥帽子，算是应答，然后将马嚼子从辕马的嘴里取出来。

“哦，快一些，帮帮忙，伙计们，会有伏特加^①给你们喝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叫道。

几分钟后，车套好了，父子俩共坐轻便马车，彼得在车座上驾车，巴扎罗夫则舒服地靠在四轮马车的靠垫上。两辆马车出发了。

三

“你终于毕业回家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高兴地拍着儿子的肩膀和膝盖，接着说：“真没想到你能回到家里来。”

“伯父怎样？身体好吗？”阿尔卡季问，此时他内心如孩子一般，充满单纯的重逢的喜悦，可是他还是尽量与父亲谈一些家常琐事，而不去触动父子都可能生情的沉重伤感的话题。

“他很好。开始还说和我一起接你的，后来又改变了打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久等了吧！”阿尔卡季说。

“噢，大概是五个钟头左右吧！”

“哦，我的好爸爸！”

阿尔卡季欣喜地侧过身来，深深地吻着父亲的脸颊，尼古拉·彼

① 伏特加：俄国人用裸麦做的烧酒。

得罗维奇不由得笑起来。

“我准备了一匹很棒的马给你，”他说，“而且将你的屋子全部整修一新，你就等着看吧！”

“能有一间房给巴扎罗夫住吗？”

“没问题，回去后就给他腾出一间来。”

“爸爸，你一定要善待他，要知道他的友谊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你与他认识多久了？”

“不长。”

“我是奇怪，去年冬天还不知道他呢。他是学什么的？”

“他的专业是自然科学，但是他兴趣广泛，很博学。明年他准备去考医生。”

“是吗？他还学医学。”说到这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停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前面对彼得说：“彼得，那些是我们的农民吗？瞧那些赶车的！”

彼得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一条窄窄的小路上，几辆大车急匆匆地行进，那些马疯跑着，都没有马衔。每辆车上都坐着一两个农民，羊皮衣服都敞开着。

“没错，老爷。”彼得回答。

“他们去做什么？——进城吗？”

“我想准是到城里去的，”彼得还颇为不满地加了一句：“到酒馆去的吧！”说话时他侧身对着车夫，仿佛与旁边的赶车人交换意见似的。可车夫纹丝不动，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他并没有受过新思想的教育，所以对新的观点也不以为然。

“今年，我很为农民的事情烦恼，”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对儿子说，“很多农民拒绝交租税，你却拿他们没有办法。”

“那些雇来的长工怎样，你还满意吗？”

“他们还行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小声说，“可惜他们有些人受别人指使，干活不卖力不说，还破坏马具。但是他们种地还是好

手。时间长了，情况也许会好一些。你对农庄的事，如今有兴趣吗？”

“真遗憾家里没有什么地方是阴凉的！”阿尔卡季答非所问。

“哦，我搭了一个露天凉棚，就在北面的露台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如今我们也可以在外面吃饭了。”

“这不就像避暑的别墅吗？……可这话真是白说。我喜欢这里的空气！那么清新！真的，世界上恐怕还没有什么地方能像我们这儿一样，连草地都是香的！而且天空也是……”

阿尔卡季突然不说了，偷偷地向后面看了看，便沉默了。

“的确如此，”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接过话头，“你出生在这里，自然对它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哦，爸爸，不是这样，一个人出生在哪儿是无所谓的。”

“但是……”

“不，这没有什么关系。”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再说话，只是偷偷瞧了他儿子一下，马车继续向前，几乎半里路程，他们都没有说一句话。

“你知道你的老奶妈叶歌罗夫娜去世了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开口说，“我不知道是否写信告诉过你这件事？”

“是吗？可怜的老奶奶！普罗科菲伊奇怎样？”

“他还是那样，没有什么改变。整日里嘀嘀咕咕个没完。实话说，如果你想在玛利因诺找到一点儿变化还真不容易啊！”

“总管^①还是原来的吗？”

“啊，不，我换了新人。我认为那些在我们家做过仆人的农奴们，既然已经获得自由，就没有必要把他们继续留在家中，即使继续做些事，那也是无关紧要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看见儿子正盯着彼得，就小声地解释说：“Il est libre, en effet,^② 如今他不过是个听差而已。我新雇的总管是一个城里的小伙子，看起来精明强干。年薪是二百五十卢布。但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停顿了一下，用手摸了摸他的

① 总管：贵族家中的管家和领地管理人。

② 法文：是的，他已获得自由。